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德] 格·施威蓬豪依塞尔 等著

多元视角与 社会批判

今日批判理论

(上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多元视角与 社会批判

今日批判理论（上卷）

[德] 格·施威蓬豪依塞尔 等著
鲁路 彭蓓 译 鲁路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视角与社会批判：今日批判理论(上卷)/[德]格·施威蓬豪
依塞尔等著；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
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鲁路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ISBN 978-7-01-009514-1

I. ①多… II. ①施…②复…③复…④鲁 III. ①法兰克福学派—
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241 号

多元视角与社会批判：今日批判理论（上卷）

DUOYUAN SHIJIAO YU SHEHUI PIPAN JINRI PIPAN LILUN

[德]格·施威蓬豪依塞尔 等著

鲁路 彭蓓 译 鲁路 校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81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514-1 定价：2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主 编：俞吾金

副 主 编：陈学明 吴晓明 张庆熊

执行编委：鲁 路 王凤才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凤才	王金林	王新生	邓安庆
冯 平	孙小玲	孙向晨	张双利
张庆熊	汪行福	陈学明	邹诗鹏
吴晓明	吴新文	吴 猛	汪堂家
周 凡	罗亚玲	林 晖	俞吾金
莫伟民	鲁 路	鲁绍臣	魏洪钟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序 言

俞吾金

1985年,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室,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1999年,在这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吸收了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部分成员,成立了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年,该中心被评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年,在“小基地”的基础上建立的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又被评为“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

自大基地建立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能编辑、出版一套译丛。尽管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合作,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推出了一批译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些已出版的译丛仍然存在以下的不足之处:

一是学科分类的束缚。从内容上看,已经出版的译丛,或者是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或者是关于国外其他思潮

的。其实，无论是国外学者的思想，还是国外思潮的内容，都超越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外其他思潮”的简单两分。比如，萨特、哈贝马斯、德里达等著名学者，既是当代国外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又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标志性人物。又如，现象学、精神分析、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国外思潮，在其发展中无不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我们之所以把自己打算出版的译丛命名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就是希望打破学科分类的壁垒，以更灵活的方式，把整个国外思潮中富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论著译介进来。

二是成果形式的限制。在通常的情况下，译丛是由译著构成的。众所周知，不但著作的出版会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而且著作的翻译也会有一个较长的周期，从而使译著提供的信息相对滞后。而我们希望本译丛能够打破成果形式上的限制，对重要的译著和译文兼收并蓄，我们甚至希望把翻译的重心放到译文上，因为论文通常包含着更为前沿的信息，翻译的周期相对也比较短，更易对读者的思想产生启发。

三是论著选择的盲点。人所共知，不同的译丛体现出选家的不同眼光。如果说，不同选家的眼光在某些重要的论著上会形成重叠，那么，同样也会出现一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盲点。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编纂的译丛，努力清除这些“盲点”，使读者对整个国外思潮有全面的了解。

在某种意义上，编纂译丛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杨绛先生认为，翻译中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像抓虱子一样，是抓不完的。然而，反过来说，这并不能成为降低译文质量的理由。我们殷切地希望，通过译丛编委会、译者和出版社编辑

的共同努力,积极把好质量关,使本译丛成为译丛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当然,本译丛所选著述的观点并不代表编委会、译者和出版社的观点,只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研究资料。

前 言

“在当今的学术全景中,批判理论……有其稳定的位置,它充当着历史编纂学式重构工作及问题史式阐述的对象。当然,众说纷纭的是,它在何种程度上……依然有助于人们把握当今——无论它被当作交往理论,还是被当作辩证理论。”这番话就是1995年春季出版的《批判理论杂志》第一辑前言的开场白。书名中的“批判”这个小写形容词表明,不应当将这份杂志仅仅理解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意义上的出版物。“批判理论”以前与现在指的都是一种理论类型,虽然说这一理论类型在20世纪主要是由法兰克福学派阐发的,它却代表着更为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经济批判理论,它们都力图把握现存社会状况、对现存社会状况的反思形式。另外,这一类理论还尝试说出,如何才能超越这些现存社会状况,并致力于阐述批判的规范性标准。

自此,《批判理论杂志》发表的成果,都是将批判理论的范畴应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及文化等现象。此外,正像当今批判理论所努力的那样,方法论探讨也据有一席之地。从一开始,该杂志注重的就是,批判理论不同观点的追随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纷争不会导致无益的阵营分野。阿多诺开启的传统中的后期资本主义的(理性的)批判者,致力于与非同一性相和解,并从这一具体乌托邦视角出发做论证,而现代交往理性的

捍卫者则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现代性当作生活世界的批判性潜力，意图增强其反抗权力与金钱这些系统的绝对命令力量，这两者在过去与现在都同样在该杂志中得到了反映。在该杂志中据有一席之地的，既有批判全球政治经济及其精确政治因素的思想，又有以理论史及语文学为重点的文章，即研究跨学科的、经过哲学反思的唯物主义这一霍克海默式理论范式传统的自我确定性的文章。

随后，《批判理论杂志》展开了与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理论思想的对话，对话揭示了它们涉及现象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时的共性与差异。该杂志的另一重点是连续报道欧洲与欧洲外国家对批判理论的反响。

早在1995年的该杂志第一辑前言中就表述出来的三重意向迄今依然有效：主编与编辑人员首先将杂志理解为“将批判理论实际应用于现实对象”的“论坛”，其次将其理解为“关于当今批判理论形式的不同方法论观点之间的对话”，第三并最终将其理解为“要从题材上将个别理论联结起来”并“将其连续地呈现出来”的努力。我们意图借此激励各位作者，参与批判理论的构想所一贯地——或较之以往更加迫切地——主张的那种澄清与启迪的过程。

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

（Gerhard Schweppenhäuser）

本书选译自《批判理论杂志》(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Theorie), 由德国 zu Klampen出版社授权。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0-7083

目 录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序言	1
前言	1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研究

旧中之新——市民传统与批判的社会理论	3
阿多诺论启蒙教育	20
浮瓶传信与番茄	35
——当今批判理论问题评述	
阿多诺的心理分析式文化批判与深层解释学	48
——兼论《最低限度的道德》第 24 篇箴言	
作为社会批判的黑帮概念	71
——霍克海默心目中的基本统治形式	
审美现代性与作曲批判	93
——阿多诺的音乐哲学	
阿多诺的非同一物概念:实体概念抑或问题概念?	122
哲学、科学与实践批判	144

有一种“虚假生活中的替代性生活”吗？	155
——阿多诺眼中的道德疑难	
阿多诺的主体性辩证法	179
霍克海默、阿多诺与 20 世纪的解构性	201

马尔库塞研究

马尔库塞与现代性审美批判	217
——是一种新的审美教育吗？	
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启蒙的堕落与救赎	244
再论乌托邦的终结	263

本雅明研究

本雅明《单行道》旁注	281
静默或流动	293
——瓦尔特·本雅明与彼得·魏斯的文字—图像星丛	
德里达—本雅明—大屠杀	314
——《论暴力批判》的政治问题	
震惊经历、不由自主的回忆与比喻	353
——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若干主题》中对自己的 大众美学的修正	
译者后记	379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研究

旧中之新

——市民传统与批判的社会理论¹

德特勒夫·克劳森(Detlev Claussen)

我们那“后不见来者”的境遇，
呼应着一幅灾难性情境。

——摘自1937年11月27日阿多诺致本雅明书信

你们将诞生于
吞噬我们的洪流
如若你们谈及我们如何孱弱
不妨致思
你们幸免的
那昏暗的年代

——摘自布莱希特《致后人》

布莱希特的一条座右铭是：
不要联想美好的往昔，
而要联想糟糕的现如今。

——摘自瓦尔特·本雅明1938年8月25日日记

传统看起来残存得愈稀少，对传统的渴望便愈深重。这句话可以祛除一种恐惧，即 20 世纪文明出现灾难以后，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把握的东西留存下来了。召唤传统，也意味着指控解构现代性的做法。美好的往昔与糟糕的现如今这句套话明显地同生活实践格格不入。在消费当中，旧货常常引发人们对破烂儿的不满，只有全新的东西才“时髦”。可是，每个赶时髦的人都知道，昨天还显得过时的东西，会突然间就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新款了。

对于旧与新分别意味着好与坏这一含蓄的评价，要把它明确地表露出来，马上就会看出，它们显然可以随意彼此连接。要是为了排除一切含含糊糊的情况，试着给传统概念与现代性概念下定义，就会掉进社会理论的大杂烩当中，任何不言自明之事都不复不言自明了。传统概念瞄准以往的不言自明之事，而这不言自明之事须臾间便烟消云散了。新生事物什么也不放过，它那无边际的摧毁性力量同有限的旧事物针锋相对，而旧事物原本应当是毫无疑问的。现如今的需要扭曲了往昔，理想主义的传统转变为不知不觉的传统主义。

不仅在德国，1989 年现实社会主义世界的崩溃增强了人们对旧事物回归的模糊渴望，有待修补的民族连贯性也同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水火不容。在这方面，人们有意忽略的是，在冷战时期，现实社会主义同它的西方对手竞争的，是真正的民族传统。在民主德国，《从废墟中重生》（*Auferstanden aus Ruinen*）这首国歌成了拥护国家统一的人们的流行歌曲。“统一”这个词汇令抵御新事物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但是，这个词汇也令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旧事物确实带有的糟糕一面。毕竟细述则痛。传统主义许诺说，将美好的往昔同糟糕的往昔区分开，是毫无问题的。而传统主义躲在“民族同一性”这一不明确的套话背后，这种民族同一性仅仅